

# 臺灣日治時期的日人書家活動與足跡

## —以山本竟山的書法成就與對臺灣影響為例

### Japanese Calligrapher's Activity Record In Colony Period of Taiwan :The Achievement and Influence of Yama-Moto.

香取潤哉

Katori Junya

世新大學・真理大學講師／日本大東文化大學博士生

#### 摘要

日治時期（1895-1945）對於當時臺灣社會的歷史和文化發展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有許多不同層次的影響或習慣深入至庶民文化裡。許多人認為臺灣書法發展傳承中國的漢文化，但其實日本對臺灣的影響，在書法發展上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日治時期的書法面貌，一方面有以臺灣總督府為中心的「官方」推動，另外一面有在民間掌握文人教養人士們的「私人」交流，根據整個歷史發展，日治期間總督府將臺灣的書法教育制度化，由總督府主辦的書法活動也相當多，對於臺灣書學環境的改變有一定的影響。目前已從相關的先行研究和近年舉辦的展覽會等機會，廣泛認識了解，在本文的介紹，期望能夠更深入介紹日治時期臺日書畫家之交流與相互影響。

本文是以日治時期來臺八年的山本竟山（1863-1934）為主軸，其為日本「明治書聖」日下部鳴鶴（1838-1922）與清朝金石、歷史地理學者楊守敬（1840-1915）的高弟，活躍於日本明治末期至昭和初期的關西書壇泰斗。他於1904年應臺灣總督府招聘至臺灣，在臺期間，他所提倡的書法相關活動，帶給臺灣書壇很大的影響。筆者先前曾以山本在臺灣時期為中心進行基礎研究<sup>1</sup>，也再陸續研究關於

---

<sup>1</sup> 拙稿，〈「昭和書豪」山本竟山—日本治臺時期旅臺書家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6月。

他在臺灣時期所寫的碑刻書法<sup>2</sup>，而本文，將針對在 2006 年後陸續研究關於山本新公開在臺時期的作品和書跡資料，並透過筆者研究其近百年來的書法發展，再進一步了解山本竟山書法成就與其影響。

本文除了介紹新見的山本竟山書跡資料之外，並以他在臺舉辦的書法活動，對當時臺灣的影響進行考察，釐清這些活動足跡的效益與影響，了解山本在臺日書法交流上的貢獻和意義，希望對他的書作表現與歷史價值能有更為清晰正確的評價。

**【關鍵詞】** 山本竟山、臺灣、日治時期、書法、日下部鳴鶴

---

<sup>2</sup> 拙稿，〈山本竟山在臺灣的碑刻書法〉，《2006 書畫藝術學刊》，329-356 頁，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系，2006 年 11 月。

## 一、山本竟山生平簡介

山本竟山出生於 1863 年(文久 3 年)日本岐阜縣岐阜市松屋町，其父卯兵衛，從事紙的販售事業，山本為家中長子，幼名卯三郎，後得名卯兵衛，名由定、繇定，號岐山，又號竟山，別號鸞鳳、鳳鳴、金華山民，齋號為餘清齋。1877 年(明治 10 年)十五歲時師學書法於神谷簡齋(1823-1904)，十七歲時，師學漢學於小林長平(1834-1914)，十八歲時，師學書法於王鶴笙(生卒未詳)，1882 年(明治 15 年)二十歲時，師學金石文字於陳曼壽(?-1884)，1888 年(明治 21 年)二十六歲時，日下部鳴鶴遊於岐阜，拜師於日下部鳴鶴。三十歲時，招聘渥美類長於家中學習論語與老子、易經，三十六歲時，於東京再向日下部鳴鶴學習書法，四十歲時，日下部鳴鶴引薦山本認識楊守敬(1839-1915)。

此外，山本曾於 1902 年至 1930 年期間先後七次赴中國大陸遊學：

- (1) 1902 年(明治 35 年)3 月，拜訪楊守敬於武昌，楊守敬贈與山本多本碑版法帖。
- (2) 1903 年(明治 36 年)，拜訪吳昌碩、顧鶴逸、徐子靜、金冷香…等，遊於湖州、杭州、武昌、黃州，購得皇甫誕碑丞然本、宋拓爭位帖、餘清齋帖等等。
- (3) 1906 年(明治 39 年)，購得數本碑版法帖後回臺北，並取得珍貴的潘存臨爭座位帖。
- (4) 1910 年(明治 43 年)，購得五十多件碑版法帖。
- (5) 1912 年(大正元年)，拜訪楊守敬，並取得潘存臨鄭文公碑。
- (6) 1921 年(大正 10 年)4 月 11 日至 6 月 6 日往遊近二個月。
- (7) 1930 年(昭和 5 年)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與辻本史邑、大橋泰山等同行，購得碑版法帖百餘件。

1904 年(明治 37 年)山本四十二歲時，受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秘書官房秘書課囑託職位，在臺灣為期八年，期間有很多與他相關的書畫展覽會、書法揮毫會、書畫研究會、書畫訂購會等活動。1912 年(大正元年)山本五十歲時，由於身體微恙與耳聾，因此於當年 11 月返回日本。

山本自臺灣返回日本以後，遷居京都岡崎，同年爲了書法教育於京都大學授課。1913年(大正2年)五十一歲時，於京都府立圖書館主辦大正癸丑蘭亭會，另又主辦金曜會，每週一回與同好研究書學，之後此金曜會變成「平安同好會」，在1920年(大正9年)改成「平安書道會」而逐步發展起來。1915年(大正4年)山本五十三歲時，其師楊守敬逝世，爲悼念楊守敬而於京都府立圖書館舉辦追悼會，並策劃楊守敬遺墨展，發表紀念演講。1922年(大正11年)日下部鳴鶴逝世，山本於京都南寺天授主辦日下部鳴鶴追悼會並舉行遺墨展。1925年(大正14年)山本六十三歲時，遷居河原町今出川附近的中金石藥師，此後寫了很多碑碣，並出版很多專書。在1931年(昭和6年)山本招集京都、大阪、神戶地域的書家來主導「關西書道會」的設立，以其中心人物指導許多門徒。1934年(昭和9年)1月24日逝世，享年七十二歲<sup>3</sup>。

## 二、山本竟山來臺的背景動機

山本來臺動機目前學界還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收集資料與整理分析的過程中，有下列四筆相關資料可以推斷一二：

### (一) 臺灣總督府的人材募集

伊藤潔寫的《臺灣四百年的歷史與展望》裡說到：

…後藤新平對臺灣總督府必要的人才，用特例或破格的條件，集合很多優秀的人才。<sup>4</sup>

關於總督府用人才之事又在鶴見祐輔的《後藤新平傳 臺灣統治 上》題到，後藤新平認爲，重視人才招用是成功經營臺灣的基礎。總督府裡選任官吏的權利完全委託民政長官，所以後藤對招致人才有很大的掌控權，山本亦是在日本政府徵集許多日本優秀人才至臺灣協治理的背景裡來臺。任何後藤要招聘的人才他

---

<sup>3</sup> 關於山本竟山的生平參考：

井上誠美，〈山本竟山先生略歷〉，《竟山學古》，雄山閣出版，1931年6月。

大橋泰山，〈山本竟山 年譜〉，《山本竟山先生 五十回忌追悼 記念展図録 作品集》，98-100頁，泰山書道院、1983年3月。

<sup>4</sup> 伊藤潔，《台灣 中公新書 1144》，93頁，中央公論社，1993年8月。

皆親身面試，另外也苦心找尋，時常親自登門拜訪，以尋求賢才輔助。依《後藤新平傳·臺灣統治 上》所述，後藤是依每個人的資歷與才能而給予不同的俸祿，山本雖然不是專任官員，但他的薪資比其他秘書課的官員還高，事實在〈臺灣總督府公文書〉的資料中，也可見當時臺灣總督府對山本的優厚待遇，可見後藤是相當重視山本的能力。

### (二) 在《臺灣日日新報》可見的相關記事

山本於當時書壇的知名度可由當時相關媒體報導得知一二<sup>5</sup>：

在《臺灣日日新報》日文版，1904年(明治37年)9月25日(7版)的報導：

書家山本鏡山氏 日下部鳴鶴翁の高足山本鏡山氏は嘗て清國に遊び書法の妙境を究めて歸來文墨場中に嘖々の名ありしが今回總督府の囑託として赴任せり<sup>6</sup>

(書家山本鏡山氏，日下部鳴鶴の高足山本鏡山氏曾經遊於清國，徹底鑽研書法的妙境，歸來於日本書壇聲名嘖嘖，此次任赴作為總督府囑託。)

從報導中可見政府的高官相當注重山本的存在地位，說明山本的經歷與成就，是以優秀人才為名，文中特別提到山本是日下部鳴鶴之高足，因日下部曾經擔任日本明治政府的高級官吏，可以推測是由日下部薦舉山本擔任臺灣總督府任務之可能。

### (三) 交通上的便利性

山本的弟子須羽源一曾於《泰山》1967年(昭和42年)11月號述云：

…(山本先生說)因從臺灣到中國的交通路線上更為便利，所以欣然接受赴任(臺灣)<sup>7</sup>。

<sup>5</sup> 參考〈附件二 山本竟山年譜〉。

<sup>6</sup> 《臺灣日日新報》，1904年(明治37年)9月25日，(7版)。

<sup>7</sup> 渡邊龍山，《竟山先生書金石拓本集》，54頁，玄妙書道會，1977年11月。

山本在臺期間共兩次(1902年、1903年)從臺灣到清國遊學，對他而言，從台灣前往清國的交通路線確實減短許多，可以同時在臺灣與大陸觀察與收集書學相關資料，對他而言亦是為重要的新視野。

### 三、山本竟山在臺時期的書法活動與足跡

關於山本在臺時期的書法活動與足跡的文獻資料，有下列四點可提出：

#### (一) 在〈臺灣總督府公文書〉所見山本竟山的相關資料

山本於1904年(明治37年)至1912年(大正元年)擔任「臺灣總督府總督官房秘書課囑託」，目前秘書課囑託的詳細工作內容未能找到相關資料證實，但在〈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圖1)<sup>8</sup>〉等資料上有表示他的職位和薪資，依照資料中所記的薪資來看，山本所領的特支俸給是比一般的官員要高些，這是因為山本係特別禮聘而來的專業人員。

#### (二) 在《臺灣日日新報》關於山本竟山的相關記事

《臺灣日日新報》關於山本相關報導總共五十五則，登載內容一面是屬於政府相關工作，另一面為舉辦書畫會、揮毫會、書畫研究會、書道會等活動，另也刊載山本的潤筆資料〈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對星山房書畫潤例」〉、書畫作品〈一九一二年五月一日「臺北畫家十五人合作」(圖5)〉、〈一九一二年五月十七日「名人墨蹟(山本竟山)」(圖6)〉、〈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怪石圖」(圖7)〉、漢詩文等記事資料，資料線索具備詩書畫的文人氣質、清國遊學之後的書風的變遷、在臺時期與山本交流的書畫家之狀況面貌等，是為多元且珍貴之資料。

<sup>8</sup> 《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年(明治39年)。  
《明治四〇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07年(明治40年)。  
《明治四一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08年(明治41年)。  
《明治四二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09年(明治42年)。  
《明治四三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10年(明治43年)。  
《明治四四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11年(明治44年)。  
《明治四五年臺灣總督府文官職員錄》，臺灣日日新報社，1912年(明治45年)。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機構公文類纂》<http://www.th.gov.tw/>。檢索：2010年5月。

### (三) 山本竟山與臺灣教育界

關於山本與臺灣教育界的相關資料，有〈臺灣教育功勞者之碑〉（圖 2）、〈《臺灣教育》封面題字〉（圖 12）。另外，1906 年（明治 39 年）4 月，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因關懷業餘進修苦學青年之教育，要求促進適合時代潮流之教育，乃合併「私立臺灣學習會」而建設「成淵學校」。在〈前私立成淵中學師長芳名錄〉記載中有見「山本卯兵衛」「山本竟山」的名字，可知山本當時曾經從事學校書法教育確是事實<sup>9</sup>。成淵高中的創立者後藤新平對山本的知人善用，應可推測是由後藤新平推薦山本擔任。

### (四) 〈近代日中書法交流史資料 日下部鳴鶴致山本竟山書簡〉

在《新書鑑》第 235-237 號裡有山本竟山在臺時期由日下部鳴鶴所寄共十五封的書信<sup>10</sup>，主要可以分為六種內容：

- 1、說明關於碑刻法帖的想法
- 2、日下部與中國書畫篆刻家的交流
- 3、傳達日下部書法活動的情況
- 4、日下部的作品揮毫與潤筆之事
- 5、告知是否平安與日下部的病況
- 6、回應關於山本竟山清國留學之事

從書信內容來看，日下部也收集臺灣、中國的書法的發展情況，另外對門徒用心且正確的指導建議等，在師生之間交談來看，可了解日下部廣泛收集書畫資訊與培養人才的心力。

山本在臺時期的書法活動地點，除了臺灣地區外，他在 1906 年和 1910 年有

<sup>9</sup> 〈【十六】芳名錄〉，《一百年樹人—台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 慶祝創校 100 週年校慶紀念集》，506 頁，臺北市立成淵高級中學，1997 年 5 月。

<sup>10</sup> 〈杉村邦彦・寺尾敏江篇 近代日中書法交流史資料 日下部鳴鶴の山本竟山に与えた書簡（日下部鳴鶴致山本竟山書簡）〉，今井凌雪，《新書鑑》第 235-237 號，雪心有限會社 新書鑑編集部，1995 年 1 月-3 月。

兩次從臺灣至清國遊學，並與楊守敬、吳昌碩等當時中國書畫名家交流，取得許多中國碑法帖帶回臺灣，根據他舉辦或參加書畫會、揮毫會、社團活動等的足跡來推察，他帶進臺灣另一種書學風貌，這些事情對當時的臺灣、日本與中國的書法交流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 四、在臺時期的作品與書風

以下（圖 2-圖 9）是筆者之前於〈「昭和書豪」山本竟山—日本治臺時期旅臺書家研究〉和〈山本竟山在臺灣的碑刻書法〉的論文上提出的作品，關於詳細內容參考兩篇論文。另外，（圖 10-圖 14）的作品是 2006 年之後新發現的書畫作品資料，目前筆者確認共十三件。

1、〈臺灣教育功勞者之碑〉（圖 2）

1905 年（明治 38 年）1 月，山本四十三歲時所寫的石碑。

2、〈近藤昌之碑〉（圖 3）

1905 年（明治 38 年）10 月，山本四十三歲時所寫的石碑。

3、〈北投新圳改修三十周年慶祝紀念碑〉（圖 4）

1906 年（明治 39 年）5 月，山本四十四歲時所寫的石碑。

4、〈臺北畫家十五人合作〉（圖 5）

《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明治 45 年)5 月 1 日記載，於山本四十九歲時，與當時臺北名家共 15 人一起合作的作品。

5、〈名人墨蹟（山本竟山）〉（圖 6）

《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明治 45 年)5 月 17 日記載，於山本四十九歲時所畫的作品。

6、〈怪石圖〉（圖 7）

《臺灣日日新報》1912 年（明治 45 年）5 月 21 日記載，於山本四十九歲時所畫的作品。

7、〈隸書·條幅〉（圖 8）

1912 年（明治 45 年），山本四十九歲時所寫的隸書條幅作品。

8、〈楷書·條幅〉（圖 9）



1912年（大正元年），山本四十九到五十歲時所寫的楷書條幅。

9、〈臺灣總督府公文書・證書〉（圖 10）

山本擔任日本政府臺灣總督府秘書官房秘書課囑託職位時所寫的公文書和證書。

10、〈泛舟新店溪圖〉（圖 11）

此作為長 119.5 cm×寬 27 cm之作品，在落款上所寫「丙午十一月始二竟山醉筆」，此時期的丙午為 1906 年（明治 39 年）11 月，為山本四十五歲時所畫的作品。創作的氣氛應該是在喝酒後的微醺情況下完成，整體作品上，表現出快樂且舒暢的心情，不論是線條的輕重強弱感或微妙的墨色、運筆的變化等，是表達出作品的世界觀和其氣勢的絕品。魏清德（1886 - 1964）<sup>11</sup>舊藏。

11、〈《臺灣教育》封面題字〉（圖 12）

此為當時臺灣教育會所發行的雜誌〈《臺灣教育》第百十七號〉之封面題字。雜誌的發刊年是 1912 年（明治 45 年）一月，所以應該可推測此作完成於發刊的前一年（1911 年・明治 44 年），是山本四十八歲時所寫的作品。山本的書法作品中，篆書作品是極少量，尤其是五十歲以前是非常稀少難見的，所以這件作品是研究他生平珍貴的資料。他的篆書作品都以大篆為書體，即小篆之前的金文、石鼓文為主，重視造形，發揮筆意，有時候甚至不計工拙，此作品用筆圓轉、具氣勢的篆書風格。

12、〈金文・大中堂〉（圖 13）

1911 年（明治 44 年），山本四十八歲時所寫的金文條幅作品。魏清德舊藏。作品高 170 cm×寬 94 cm，內容是「王伐許侯。周公某。禽祝。禽右。啟祝。王錫金百爰。禽用作寶彝。」款文為「白水先生方家正腕。竟山繇定臨」。表現字的大小短長變化自由，用筆時快時慢，時而漲墨，時而飛白，乾濕濃淡明顯，全幅疏朗又古雅的表现，為他對金文的解釋和表現。

13、〈隸書・中堂〉（圖 14）

<sup>11</sup> 號潤庵，新竹人，曾任中港公學校訓導，普通文官試驗及格後，又於 1910 年辭去教職，入臺灣日日新報社任編輯員，後擢升為漢文部主任，1915 年轉任福州閩報館主筆。曾任臺北市社會事業委員、市學務委員、臺北州協議會員、臺北州會議員等職。魏氏長於文才，尤擅漢詩，初期加入詠霓詩社，後為瀛社創社社員，亦是新竹竹社社員，平素作品多發表於《臺灣日日新報》上，戰後出任瀛社第三任社長。著有《滿鮮吟草》、《潤庵吟草》、《尺寸園瓊稿》等詩集，但佚稿甚多，仍待集軼。

此作為長 170 cm×寬 94 cm 的隸書條幅作品，魏清德舊藏。內容是「洞外復空中。千千萬萬同。勞師向竹頌。清是阿誰風。」款文為「竟山居士隸」。此作品和〈隸書·條幅〉（圖 8）的隸書風格非常接近，基本上有〈張遷碑〉、楊峴、楊守敬的隸書風格，具線條質感與厚實感。在引首上使用「古歡（朱文）」，落款時使用「山本由定（朱文）、竟山（白文）」的印鈴也和（圖 8）作品一樣，所以筆者推測此作品為 1912 年（明治 45 年），山本四十九歲時所寫的。

以上從山本在臺時期的書畫作品來看，他的楷書主要有三種表現形式，以石碑、作品和公文書、證書為主，字體在基本線條的骨架上，吸收了日下部集大成時明朗的風格，再加上山本此時期去清國遊學的經驗，吸收楊守敬等碑學派書風，使其此時作品整體來看，表現了線條豐富的厚度。關於山本寫石碑時，始終見到較沉著穩定的構成；而寫公文書、證書的書法，山本的楷書在字體骨架上三者有共通，表現的相近；運用在碑文、作品與證書上又呈現各式不同需求的風格，公文書、證書是通文，基本上有實用性與文字的準確性，碑文也須具備沉穩的感覺，不同於書法創作，山本以紮實的骨架表現出不同形式的書風，是他此時期楷書風的特色。另外，他的隸書作品主要有漢碑（例如張遷碑等）的風格，且融入楊峴與楊守敬的書風，這時期的作品不多，所以山本早期隸書作品還不能確定，但已蒙發山本隸書的根源。

山本的繪畫作品很少，較多畫怪石，這件作品畫的是觀音（圖 6），是非常稀少難得的。山本在年輕時以成為畫家而自許<sup>12</sup>，但是他晚年繪畫作品比較少，所以對他的生平上來說，這些都是珍貴的資料。

日下部的眾多門生裡，有追求他壯年期的靈活構思而發展自己的創作，或繼承日下部晚年確立「日下部書流」的門生，或者具備兩者等的不同發展。以山本的書法發展為例，他到四十歲前半時期，是接近繼承日下部書風的姿態（圖 15）、（圖 16），後在日下部推薦下認識楊守敬之後，又至清國遊學、赴任臺灣時期，

<sup>12</sup> 至大阪採訪大橋成行先生之口述資料，2005 年。

看出在循序以日下部書法為基礎下，山本對古典書法的獨自解釋和其表現方法，可以說在臺時期是山本書風的轉換期。

## 五、山本竟山的書法傳承

### (一) 書法傳承系統

關於「山本竟山的生平」已經於上敘述，他的師承是：師學書法於神谷簡齋、王鶴笙、日下部鳴鶴，又後期在日下部的推薦下求教於楊守敬，另外，又師學漢學於小林長平，師學金石文字於陳曼壽，師學論語與老子、易經於渥美類長。尤其是「日下部鳴鶴」和「楊守敬」，與山本的書法成就有密切的關聯。以下簡述他們的生平資料：

#### 1. 日下部鳴鶴

日下部鳴鶴（1838-1922），字子暘，號鳴鶴，又東嶼、翠雨、野鶴、老鶴等，出生於日本近江(滋賀縣)彥根武士家庭，其父為田口惣（總）右衛門之次男，後與同鄉武士日下部三郎右衛門其長女結婚，將田口的姓改成日下部。

1868年(明治元年)日下部到東京去擔任明治新政府的官吏，之後從太正官(現在的內閣)小書記官做到大書記官。當時明治政府的三條實美太政大臣與大久保利通內務卿等等都對日下部非常信任。直至1878年(明治11年)，大久保被暗殺了，此事給日下部很大的打擊，隔年日下部決意辭官，專心投入書法研究的生活。

日下部剛開始立志學書法時是以自學為主，二十七歲前後發現江戶幕府末期的三筆<sup>13</sup>之一貫名菘翁<sup>14</sup>非凡的書風，對其非常敬仰，並探求學習貫名菘翁的書學。1880年(明治13年)，清朝駐日大使何如璋，邀請中國書法家、金石學家楊守敬訪日本，楊守敬當時攜帶了約有一萬數千餘本的中國歷代碑帖、拓本至日

<sup>13</sup> 江戶幕府末期的書法家卷菱湖（1777-1843）、市河米庵（1779-1858）、貫名菘翁（1778-1863）的美稱。

<sup>14</sup> 貫名菘翁(1778-1863)，本姓吉井，後在三十七歲時改原姓為貫名，名苞，號菘翁。幼從父學弓術，後自認不能學武，遂改文事，書學西雙溪，畫習狩野派，中年研習文學，仰慕空海真跡，悟其筆法，遊歷各地，臨摹古名家書法，並至長崎向僧鐵翁學南宗畫，接交諸儒，遂至大阪入懷德書院，為塾頭。後移居京都，在岡崎開須靜堂學塾，廣收門徒，晚年以京都書法第一稱。卒年八十六。

本。楊守敬是有名的地理學者與書法家，也精通金石學，日下部與當時日本書壇的名家巖谷一六<sup>15</sup>、松田雪柯<sup>16</sup>共同師學於楊守敬的書法與金石學，共學習了四年之久，這時期是日下部書風最大轉捩點，日下部深受其影響，後來形成日下部明治時期之代表性風格。

1891年(明治24年)，日下部第一次赴中國跟俞樾、吳大澂、吳昌碩等文化人士交流。1907年(明治40年)，組織書法社團「談書會」，研究討論鑑賞作品，並有揮毫等活動。1917年(大正6年)，曾舉辦日下部八十壽辰慶祝酒會，這年也是書法社團「大同書會」的《書勢》書法雜誌發刊。日下部於1922(大正11年)1月27日與世長辭，享年八十五歲<sup>17</sup>。

## 2.楊守敬

楊守敬(1840-1915)原名開科，後更名守敬，字惺吾，晚年自號為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家中以經商營生，五歲時喪父，由祖父撫養成長，奠定良好學習基礎，後由於祖父年事已高，他一面協助家業，一面致力於學問。仕途並不順利，二十四歲後的鄉試才中榜進而赴北京參加會試，但其後七度會試至四十八歲均落第，終於對科舉死心，遂專心著述。但楊守敬早年的努力也為以後成大業奠定了基礎。二十九歲時著作《激素飛清閣平碑記》，次年著《激素飛清閣平帖記》，三十四歲時計劃《望堂金石文字》初集、二集，三十九歲時編成《楷法溯源》(潘存原輯)以及《寰宇貞石圖》、《鄰蘇園法帖》，晚年應其學生水野疏梅之求而作

<sup>15</sup> 巖谷一六(1834-1905)，名修、字誠卿。家為水口藩醫，五歲喪父，隨母赴京都，十六歲從三角東園學醫，從皆川西園學經史詩文，從中澤雪城學書，從藤本鐵石學畫。1854年(安政元年)歸故里為藩醫，又從藩儒研習漢學，1868年(明治元年)為征士，補總裁局史官，1869年(明治2年)任大史，累遷為一等編修宮兼修史館監事，又經內閣書記官為元老院議官，1891年(明治24年)敕選貴族院議員，得暇出遊諸地，墨跡遍被，卒年七十二。性通諸藝，性磊落不計小事、有俠義心，與人交無論貴賤。書初學卷菱湖，後轉趨趙孟頫。

<sup>16</sup> 松田雪柯(1819-1881)，名元修，號雪柯，伊勢山田人，少年上京都，從豬飼敬所學，后以貫名海屋學書法，返伊勢為神宮祠官，1878年(明治11年)赴東京，正逢楊守敬來朝，遂與日下部鳴鶴、巖谷一六一起向楊守敬請教書法，後因病歸里，1881年(明治14年)去世。

<sup>17</sup> 關於日下部鳴鶴的生平參考：

井原雲涯，《鳴鶴先生叢話》，興文社，1925年8月。

《書道全集》，第25卷〈日本11明治、大正〉，平凡社，1957年12月。

中西慶爾，〈日下部鳴鶴 人と書の軌跡〉，〈特集 日下部鳴鶴〉《墨》45號，16-21頁，藝術新聞社，1983年11月。

中西慶爾，《日下部鳴鶴伝》，木耳社，1984年11月。

《學書邇言》等，均為他主要的著作。

1880年(明治13年)楊守敬應中國清廷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之邀赴日，翌年公使易人為黎庶昌，楊守敬作為其隨員繼續留任日本，與朝野人士交往。1884年楊守敬旅日四年後回到中國，擔任湖北省黃岡教諭、黃州府儒學教授、武昌兩湖書院教習、勤成學堂總教長等職，並由禮部侍郎陳寶琛舉薦為禮部顧問官。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他派家人去武昌，並將大量的藏書和半生心血所著的《水經注疏》的文稿送到上海，在此之前留在武昌楊守敬的藏書是由日本的寺西秀武請求湖北總督黎元洪予以保護的。在上海，楊守敬得到心愛弟子熊會貞的協助，不分晝夜地完成《水經注疏》等作，一面應日本人所求努力揮毫作字或題跋，以此尚能維持一家的生計。然而，在1915年無大病而故，享年七十七<sup>18</sup>。

## (二) 山本竟山書法的影響

目前就日治時期書法的資料裡，關於山本的門下生或當時直接跟山本學習者，有資料紀錄可查的人士如下：

### 1、伊藤喜內

伊藤喜內(1897-1975)，號犀水，又烏溪，1897年(明治30年)出生於日本長野縣，松本中學校畢業後，來臺進入臺北師範就讀，曾任教於臺南縣白河小學與關仔嶺小學，後轉任臺南師範附屬小學，兼任臺南師範學校書法老師。1925年(大正14年)通過文部省舉辦中學書法教師檢定考試，次年專任臺南師範學校書法教席。1943年(昭和18年)，臺南師範學校升格為專科學校，伊藤喜內因教學、研究服務績優，改聘為教授。臺灣光復後，1946年3月遣返日本，1975年逝去，享年七十九歲。伊藤貢獻於臺南師範學校書法教育二十三年，栽培不少書法後進，如臺籍的陳丁奇等，後來皆成為知名的書法家<sup>19</sup>。

<sup>18</sup> 關於楊守敬的生平參考：

《近代書法交流史を担った人々》，徳島縣立文学書道館，2005年11月。

書論編集室編，〈特集楊守敬〉，《書論》第26號，書論研究会，1990年9月。

〈特集・楊守敬とその交友展記念報告〉，《書學》489號，財團法人日本書道教育學會，1990年8月。

<sup>19</sup> 關於伊藤喜內的生平參考：

李郁周，〈豹隱南霧，鳳搏北風海——陳丁奇書藝創發的歷程〉，《臺灣書家事論集》75頁，雄獅圖書，2002年8月。

伊藤在書法教育的貢獻大於其書法創作，在其著作《新制手本による公學校書方の指導(新頒 公學校範本之書寫方法的指導)》裡，主要論述的內容包括「書道教育的沿革」、「書道教育的目的」、「書寫方法指導者の教養」、「書寫方法指導要項」、「鉛筆書寫方法的指導」、「書道史概説」、「毛筆書寫方法指導細説」，特別是「書寫方法指導要項」和「毛筆書寫方法指導細説」主要是端正的楷書為多(圖 17)，在該書的「前編 總説 第三章改訂公一手本の研究」記載，「當時因為對於指導學生書學的教學方法，有所憂心煩惱與反省檢討，故有半年期間曾就教於山本，並討論指導的方式<sup>20</sup>」，雖然不明他跟山本學習書法具體的期間和其指導內容，但伊藤特別在書中強調，可見山本對伊藤的指導有極大的影響。這次蒐集伊藤的書寫資料裡，雖難詳細考察伊藤的書風，但他跟山本學習的結果，提高他的書法水準，且透過伊藤在學校教育的指導，學生間接得到山本與日下部書流的接觸機會，可說伊藤在臺活躍有其重要傳承意義。

## 2、澤谷星橋

澤谷星橋(1876-1925)，本名仙太郎，日本長崎縣人。澤谷能詩善書，尤精篆刻與書法，篆書風格渾勁大方。來臺主要擔任翻譯，在臺南期間與村木鬼空、杉板牛麿等人組織「水竹印社」雅集。澤谷所寫的作品筆意溫潤而厚重(圖 18)、(圖 19)，是除了山本的書風(圖 13)之外，也吸收了吳昌碩(圖 20)等別家的影響。

澤谷與臺籍書家曹容交情深厚，1925年(大正14年)澤谷寫了「嘉樂君子」四字篆書橫幅(圖 21)贈與曹秋圃。澤谷刻的印章，曹秋圃直至晚年仍常使用

<sup>20</sup> 伊藤喜內，《新制手本による公學校書方の指導》39-40頁，神保商店，1938年3月。  
原文「…私は姿勢執筆から、模寫、清書、清書の保存、表彰等あらゆる方面を一通りやつて見た。ところがどうもまだ書方の時間に兒童が字を書いてゐる三昧境に入つたやうなところが見えない。何だかまだうはついたやうに見える。これではならぬ、その基はどこにあるだらうかと反省して見て、自分の文字の拙劣なことが尤も主要な原因であることに氣づいた。そこで私は俄かに文字が上手になる工夫もあるまいが、せめて手本の文字をよく理解しその筆法を兒童に説明するための板書が、説明と一致する程度になれないものかと思つて、當時臺北に書家として門徒を張つてゐた山本竟山氏の門を敲き、このことを質して見たのである。とにかく一通り基本の筆法を習はなければといふので、竟山師に入門して、半年餘り孜々として、基本の筆法を習ひ、これを手本に應用して兒童に説明して聞かせるやうにした。そうしてゐるうちに何時の間にか、兒童の態度が大分變つて來た…」

(圖 22)<sup>21</sup>。這樣具備文人氣息的交流，可說日下部與山本門流所肩負的任務，而因歷史的發展，在臺日的書法交流上更加深了其意義。

### 三、大津鶴嶺

大津鶴嶺(生卒年不詳)，名榮熊，號鶴嶺。大約在 1920 年代起，創立「鶴嶺書會(後「臺灣書學院」)」，除了臺北本部，在基隆、花蓮、臺南等地亦有分部，鶴嶺書會會員最多時有數百人，經常舉辦展覽比賽等活動。而他除了參加臺灣地區的書法比賽展覽之外，也積極參加日本各類書法比賽、展覽活動，例如「日本書道作振會」、「戊辰書道會」等，活躍於臺灣和日本各地區的書壇。

在天來書院出版社的資料<sup>22</sup>裡登載，日下部的門生書家比田井天來(1872-1939)<sup>23</sup>來臺時候受大津熱情招待的相關資料。

目前在研究臺灣書法的相關論著中有提到，關於山本與大津兩個人之關係<sup>24</sup>，都有指稱大津是山本的門下或弟子，但以目前所見並沒有明確的史料證據。山本的作品(圖 9)、(圖 23)和大津的作品(圖 24)、(圖 25)比較起來，筆者認為文字結構、線條質感仍有差異，大津所表現不及山本，但關於書風看的出來兩人的風格類接近。大津繼承日下部門流書風而牽動了日治後期臺灣書壇發展，有其重要的任務意義。

<sup>21</sup> 以上所述，參考：李郁周，《書禪·厚實·曹秋圃》21-23 頁，雄獅圖書，2002 年 10 月。

<sup>22</sup> <たびかがみ～昭和初期のフォト紀行～時間旅行へのおさそい たかさご島のおもひ出下>。參考「天來書院」<http://www.shodo.co.jp/tenrai/index.html>。檢索：2010 年 5 月。

<sup>23</sup> 比田井天來 名象之，字大撲。日本長野縣人。早年赴東京師事日下部鳴鶴，執教於陸軍幼年學校、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為文部省習字科教員檢定委員，被推為藝術院會員。創辦書學院，培養後進。書風有獨特的個性，碑版法帖亦精詣，著述頗多。1926 年曾來臺訪問，1935 年再度來臺，與臺灣書壇交流。

<sup>24</sup> 例如：

<臺灣書法的傳承>，《翰墨珠林 台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218 頁，淡江大學文錙錙藝術中心，2004 年 4 月。

馮永華，《彰化縣美術發展調查研究 書法篇》，99 頁，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8 年 6 月。

李郁周，<豹隱南霧，鳳搏北風海—陳丁奇書藝創發的歷程>《臺灣書家事論集》，96 頁，雄獅圖書，2002 年 8 月。

葉心潭，《日治時期臺灣小學書法教育》，155 頁，蕙風堂，1999 年 9 月。

麥鳳秋，<臺灣書壇百年回顧>，《跨世紀書藝發展》，拾 28—29 頁，中華書道學會，2000 年 10 月。

## 六、山本竟山在臺時期的地位與影響

如上所述，山本在臺時期的業績是以臺灣總督府官員的身分來舉辦書畫會、揮毫會、書法社團的活動並至清國遊學等交流，努力推廣臺灣書法發展，更重要的是，山本將六朝碑帖和日下部確立的日本近代書道與臺灣交流，深具意義與影響。

雖然日下部沒有來過臺灣，但關於日下部和臺灣接觸的地方，有《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sup>25</sup>、井原雲涯著述《鳴鶴先生叢話<sup>26</sup>》、中村不折著述《書道講座 六朝の書法<sup>27</sup>》等資料，另外，1908年(明治41年)在臺灣的〈枋橋建學碑<sup>28</sup> (圖26)〉，為日下部七十一歲時所寫的，可看出日下部與臺灣間接的影響。

〈枋橋建學碑〉是使用具強度且普遍於當時的「花崗石」刻造，從石碑刻有「廣群鶴<sup>29</sup>」來看，可以證明此石碑是在日本所刻。碑刻資料研究家森章二據說「鳴鶴老師是對刻字要求非常嚴格的人，建碑之前一定先給老師看，若沒有他的許可就不能刻碑<sup>30</sup>」，所以可以推察此碑是在日本，由日下部的要求和監督所刻，完工後才運過來臺灣。

1910年(明治43年)日下部完成了〈大久保公神道碑〉，為公認日下部楷

<sup>25</sup> 《臺灣日日新報》，1907年1月24日(漢文版3頁)、1910年2月16日(2頁)、1910年4月20日(4頁)、1910年4月22日(4頁)、1912年5月3日(6頁)、1913年4月11日(7頁)、1913年4月12日(漢文版5頁)。

<sup>26</sup> 井原雲涯，《鳴鶴先生叢話》15-18頁，興文社，1925年8月。

<sup>27</sup> 中村不折，《書道講座 六朝の書法》4-5頁，雄山閣，1941年2月。

<sup>28</sup> 關於此件石碑的歷史經過和詳細的書風考察等，可以參考以下資料：  
《台北縣第三級古蹟枋橋建學碑調查研究及修復計畫》，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共同科暨建築系，1992年11月。

葉碧苓，〈枋橋建學碑 立碑緣由及其書法研究〉，《第五屆全國歷史學論文討論會會議論文集(下冊)》，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研究所，1999年5月。

鄭聰明、徐芳嬌，《枋橋建學碑的書法藝術》，板橋國民小學，2002年4月。

鄭聰明、徐芳嬌、林淑媛，《枋橋建學碑書法範本》，板橋國民小學，2007年6月。

拙稿，〈日下部鳴鶴書「枋橋建學碑」的書風研究〉，《書道學論集6》，大東文化大學大學院書道學專攻院生會，2008年3月。

<sup>29</sup> 廣群鶴，位於江戶谷中(現東京都台東區谷中六丁目一番地一號)的石匠工作室名稱，此名稱表示商號，而主人也自稱「廣瀨群鶴」。是作為江戶後期至昭和初期的名刻手，活躍在江戶、東京各地。廣群鶴傳承共九代，〈枋橋建學碑〉為第七代所刻，除了日下部以外，其他當時的書法名家、委託碑刻文的人，對明治到大正時期的第六、第七代廣群鶴有極大的信賴。

<sup>30</sup> 《碑刻—明治・大正・昭和の記念碑—》，110-111頁，木耳社，2003年10月。



書作品的極緻。與〈枋橋建學碑〉較抑制的書風相比，〈大久保公神道碑（圖 16）〉的線條多變、書風更豐富的感覺，但〈枋橋建學碑〉的書法表現上可看日下部對此碑文謹慎的態度，是處於達到巔峰的成就時期，所以可以說〈枋橋建學碑〉是完成〈大久保公神道碑〉前一段的楷書傑作。

為何在日治時期，離日本遠方的臺灣土地接受日下部書法，其原因為何？山本作為日下部當時的高足，一方面以身為書法家的面貌，另一方面是具臺灣總督府職位，如果在臺灣有如重要紀念碑之事，常由山本所擔任。日下部在沒有來臺灣的情況下，枋橋建學碑由日下部所書寫，應該是由山本來推薦並幫忙協助聯繫。日本在明治、大正時期所建之碑甚多，尤其是日下部，對當時日本書壇的影響非常的大，由他所寫的碑數量也相當的多。臺灣日治時期由日人所建之碑亦甚多，雖由日下部所寫的僅有一件，但此碑風格渾厚沉穩，足以為象徵臺灣總督府的代表。

日下部辭退明治政府的職位後，以書法創作的志趣為主要發展，中西慶爾認為，日下部考慮到家計，想出了既能與興趣結合又不會有經濟壓力的方法，如下三要素：

- 1、培養學生，教學相長。
- 2、推銷自己的作品。
- 3、接受各種揮毫與書寫碑銘的機會。<sup>31</sup>

關於此，日下部還進行了漫遊日本全國，作為書法研究與推廣的基礎，岡村鐵琴以下所述：

應該除了每天生活糧食之外，第一就是透過自己的書法推廣來確立正當的書壇而找出有能力的門弟。<sup>32</sup>

<sup>31</sup> 中西慶爾，《日下部鳴鶴伝》，32-33 頁，木耳社，1984 年 11 月。

<sup>32</sup> 岡村鐵琴，〈日下部鳴鶴の書簡に現われた文人墨客としての実像〉，《書論 三十六号》183 頁，書論研究會，2008 年 8 月。

由於適當的推廣，日下部的門生在各地活躍，並延續推廣日下部書法的發展，可從日本各地流傳日下部書法的情景推察看出。

那麼，為何進行漫遊日本全國的日下部沒有來臺灣？其理由可以推察他擔憂臺灣開始統治不久的形勢和治安、高齡（1904年山本來臺當時日下部的年齡已經大約六十七歲）、健康狀況（上述可知在日下部寄給山本的書信裡告知病況），不適合長途出國旅行等。從〈枋橋建學碑〉在日本做好之後才運過來臺灣的執行模式來推察，因為日下部已經有許多門生在日本各地推廣他的書法和其書學的活動，在臺灣地區主要委任山本的關係，所以日下部亦可以不需直接到臺灣，關於臺灣地區書法發展與文人交流，則委託得意門生山本竟山來協助。

這次提出來的山本，他是具備理解和繼承日下部書流構想裡「書法的本質」和「書法最理想狀態」的能力人物，他赴臺灣努力推廣和營造日下部書法體系的環境，從廣義來理解，他是第一個將近代日本書法帶進臺灣的日人書家，在此部份應給予他日治時期書法史上的地位。除了日下部書流的推廣，更重要的還有日本總督府所賦予的任務，這樣的結果來看，可說臺灣在當時對近代日本書法發展的過程中，肩負重要任務的地域。

## 七、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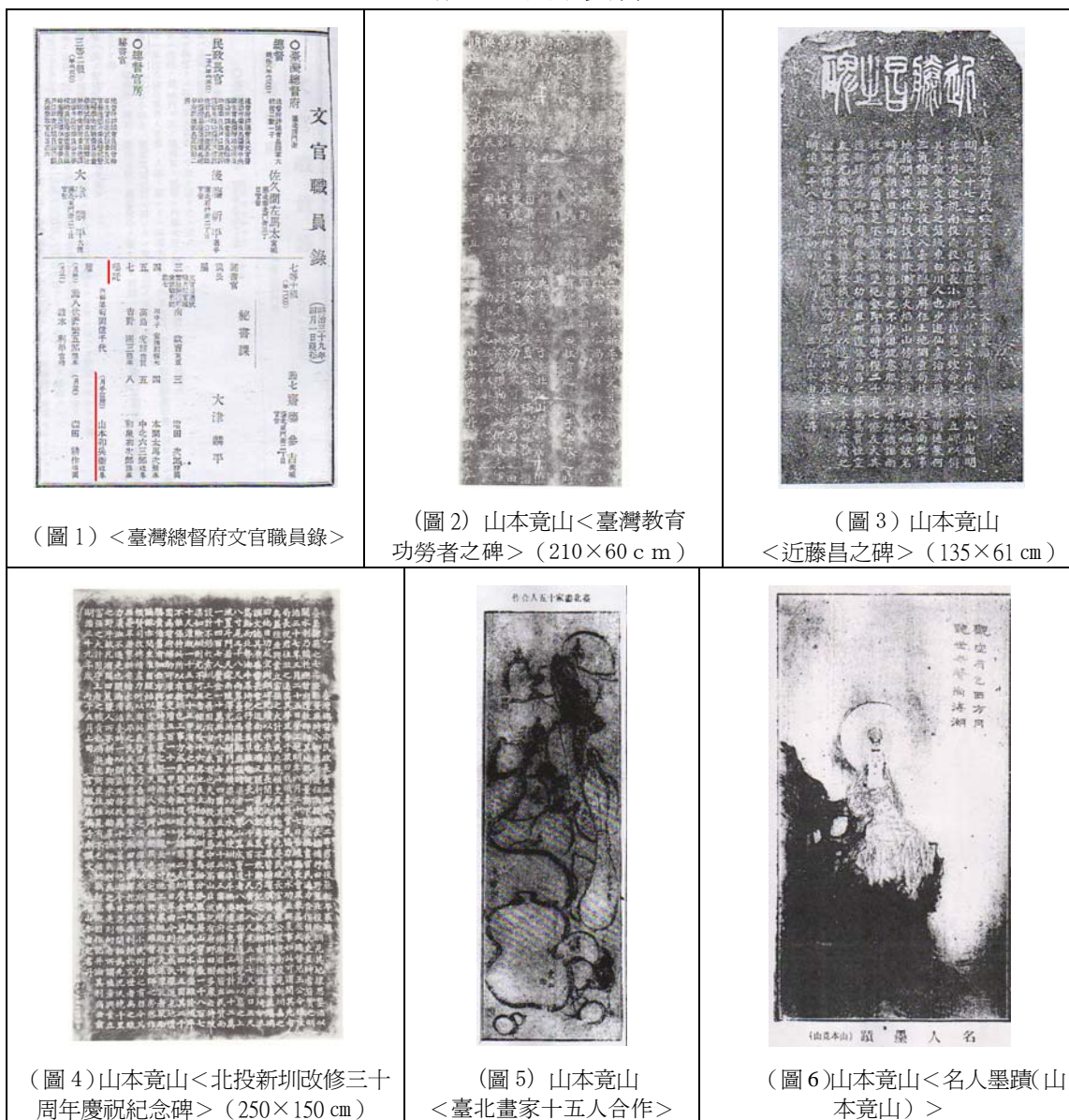
關於山本竟山此次繼續研究調查的結果，從山本竟山書家的面貌上再到其他領域的研究討論，在陸續收集的資料，也可以證明他除了書法之外，也擅長詩和畫，是具備「三絕」的文人修養。

山本雖然在臺只八年，對書法界來說是非常短的時間，但日治時期隨著書社、書會及書法展等活動的展開，書法遂漸地擺脫在清朝時期的館閣體及保守的傳統中國書法，展現出活潑的樣貌，專業的條件亦隨而提高，普遍受到社會的重視。山本在此時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帶領了當時臺灣書法的發展慢慢走向顛峰。

整體來看，研究臺灣日本書法交流史的時期尚短，尤其是在日本書法學會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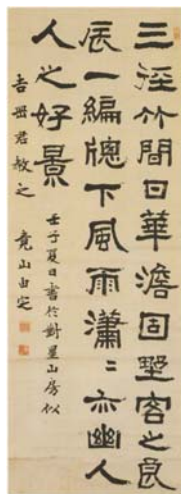
處於注視臺灣書法史的研究的開端。筆者目前是以最早期的山本竟山為中心，但目前關於山本竟山的相關文獻不多，已整理完整的相關資料也比較少，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更進一步的研究了解。此後運用更具體的遺物史料為例，從臺灣和日本雙方的書法史觀點來探討論述臺灣書法史的發展，透過山本竟山甚至更多臺日交流之相關人物，進一步考察關於近代東亞地域的書法交流和歷史，成為畢生的事業。

### 附一、圖版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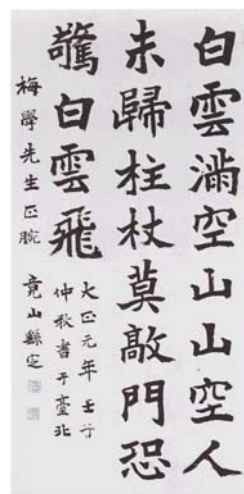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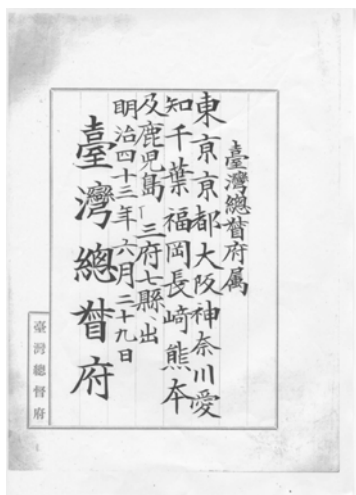
(圖 7) 山本竟山〈怪石圖〉



(圖 8) 山本竟山〈隸書·中堂〉(137x50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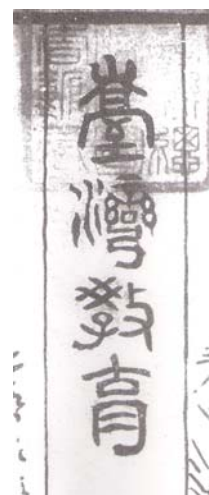
(圖 9) 山本竟山  
〈楷書·中堂〉(135x70 cm)



(圖 10) 山本竟山  
〈臺灣總督府公文書·證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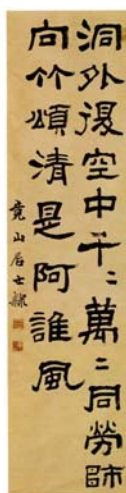
(圖 11) 山本竟山〈泛舟  
新店溪圖〉(119.5x27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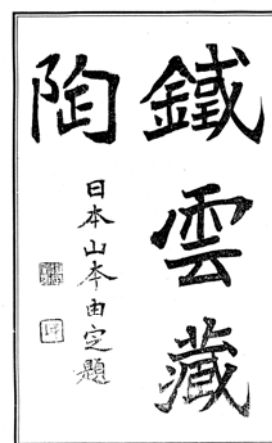
(圖 12) 山本竟山〈《臺灣教育》封  
面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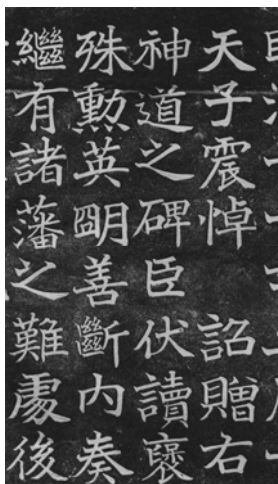
(圖 13) 山本竟山〈金文·大  
中堂〉(170x94 cm)



(圖 14) 山本竟山〈隸書·中堂〉  
(170x94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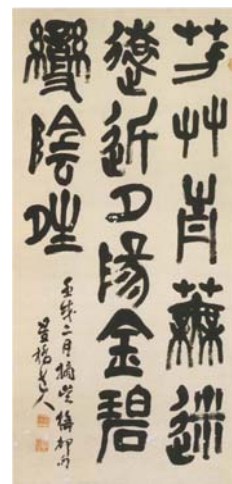
(圖 15) 山本竟山  
〈《鐵雲藏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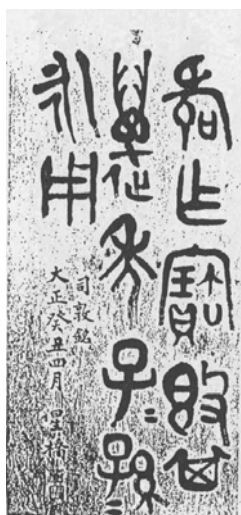
(圖 16) 日下部鳴鶴  
〈大久保公道神碑〉



(圖 17) 伊藤烏溪  
『新制手本による公學校書方の指導』



(圖 18) 澤谷星橋  
〈篆書作品〉 (66×32 cm)



(圖 19) 澤谷星橋  
〈金文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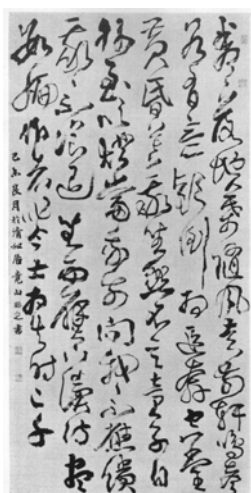
(圖 20) 吳昌碩〈篆書作品〉  
(107×52.5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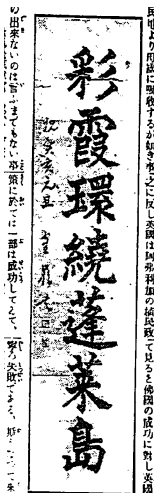
(圖 21) 澤谷星橋〈篆書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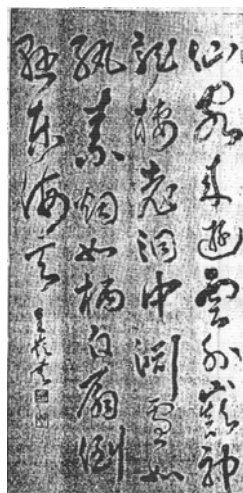
(圖 22) 澤谷星橋〈篆刻作品〉



(圖 23) 山本竟山  
〈草書作品〉



(圖 24) 大津鶴嶺  
〈楷書作品〉



(圖 25) 大津鶴嶺  
〈草書作品〉



(圖 26) 日下部鳴鶴〈枋  
橋建學碑〉 (303×165 cm)

附二：山本竟山年譜

| 年代（年號）       | 年齡 | 山本竟山關聯事項〈日本・中國〉   | 山本竟山關聯事項〈臺灣〉<br>※（）內《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月日 |
|--------------|----|---|----------------------------------|
| 1863 (文 3)   | 1  | 9 月 28 日出生於日本岐阜市松屋町，其父山本卯兵衛，從事紙的販售事業，山本為家中長子，幼名卯三郎，後得名卯兵衛，名由定、繇定，號岐山，又號竟山，別號聳鳳、鳳鳴、金華山民，齋號為餘清齋 |                                  |
| 1877 (明治 10) | 15 | 師學於神谷簡齋〈書法〉   |                                  |
| 1879 (明治 12) | 17 | 師學於小林長平〈漢學〉   |                                  |
| 1880 (明治 13) | 18 | 師學於王鶴笙〈書法 篆隸行楷書〉  |                                  |
| 1882 (明治 15) | 20 | 師學於陳曼壽〈金石文字〉  |                                  |
| 1888 (明治 21) | 26 | 日下部鳴鶴遊於岐阜拜師於日下部鳴鶴   |                                  |
| 1890 (明治 23) | 28 | 與岐阜醫生森島玄先之次女〈とよ〉結婚  |                                  |
| 1891 (明治 24) | 29 | 11 月 濃美發生大地震，山本家中建物傾倒，改變了山本的志向，以家傳賣紙的事業為副業，專心投入書道學問的研究  |                                  |
| 1892 (明治 25) | 30 | 招聘渥美類長於家中學習論語與老子、易經   |                                  |
| 1894 (明治 27) | 32 | 次女〈淑子〉出生  |                                  |
| 1898 (明治 31) | 36 | 於東京向日下部鳴鶴學習草書<br>三女〈郁子〉出生   |                                  |
| 1900 (明治 33) | 38 | 大正天皇御婚之時，用篆書書寫詩經奉給天皇作為紀念物<br>遷居美江寺町，放棄家中賣紙的事業，專心投入書道學問的研究                                     |                                  |

|              |    |  |  |
|--------------|----|--|--|
| 1902 (明治 35) | 40 | 1 月長男〈吉之助〉出生<br>日下部鳴鶴引薦山本認識楊守敬<br>3 月 第 1 次遊學於中國大陸拜訪楊守敬於武昌                 |  |
| 1903 (明治 36) | 41 | 第 2 次遊學於中國大陸拜訪吳昌碩、顧鶴逸、徐子靜、金冷香 等等 遊於湖州、杭州、武昌、黃州購得〈皇甫誕碑〉丞然本、宋拓〈爭座位帖〉、〈餘清齋帖〉等 |  |
| 1904 (明治 37) | 42 |  | 受臺灣總督府囑託任「秘書」(9.25【7】)<br>11.23 臺灣書畫會員即席揮毫於淡水館(11.20【7】、11.25【5】)  |
| 1905 (明治 38) | 43 |  | 1 月〈臺灣教育功勞者之碑〉<br>9.9-10 於淡水館，臺灣書畫會展覽會(9.1【5】、9.12【5】、9.13【5】)<br>10 月 〈近藤昌之碑〉<br>詞林・藝苑(11.5【1】、11.5【漢 1】)<br>劍潭俱樂部(竟山的社團)清書會(11.26【5】、11.28【5】)                         |
| 1906 (明治 39) | 44 | 11 月 第 3 次遊學於中國大陸購得多數碑法帖<br>後回台北<br>取得潘存臨爭座位帖<br>次男〈司馬次〉出生                 | 5 月 〈臺灣興農治水紀功〉<br>伏見宮之真筆(10.30【漢 2】)<br>詞林(11.1【2】)<br>清國漫遊(11.2【2】、【漢 2】)<br>藝苑(11.6【漢 1】)  |
| 1908 (明治 41) | 46 |  | 1.26 和狩野永讓主辦書畫於一力樓(1.18【5】、1.19【漢 4】、1.28【7】)<br>詞林・藝苑(4.21【1】、4.21【漢 1】)<br>11.8-15 古書畫展覽會，臺灣書畫會員現場揮毫(11.5【5】、11.7【5】、11.10【5】)<br>12.7 擬組書畫研究會，每月一回(12.8【5】、12.9【漢 5】) |
| 1910 (明治 43) | 48 | 8 月《習字楷梯》山本登與<br>第 4 次遊學於中國大陸購得五十多件碑法帖                                     | 臺北之書畫界(9.29【5】)<br>10.9-11 臺灣書畫會展於江戶長(10.5【5】、10.9【7】、10.11【5】)  |

|                               |           |   |  |
|-------------------------------|-----------|---|--|
| <p>1912 (明治 45<br/>• 大正元)</p> | <p>50</p> | <p>11 月身體微恙與中耳聾後回日本<br/>第 5 次遊學於中國大陸拜訪楊守敬<br/>取得潘存臨鄭文公碑<br/>遷居京都岡崎，於京都大學授課</p>                      | <p>臺北畫家十五人合作 (5.1<br/>【63】)<br/>5 月 臺灣日日新報創刊第十五<br/>年，於特刊登載<br/>「現今十五名家書畫」作品，<br/>收錄山本作品一<br/>件 (5.17【漢 5】)<br/>5-7 月 發起「竟山書畫訂<br/>會」，6.22-23 於基隆光尊寺<br/>演講，以及久寶寺揮毫 (5.21<br/>【7】【漢 6】、6.21【7】、6.22<br/>【漢 6】、7.10【7】、7.11【漢<br/>6】)<br/>&lt;怪石圖&gt; (5.21【7】)<br/>8.25 羅漢會書畫研究會例會<br/>於武藏屋舉行與會<br/>者 (8.27【5】、8.28【漢 6】)<br/>&lt;學書に就いて&gt;心書道人<br/>(10.6【4】)<br/>11 月 和伊藤雪水欲前往南<br/>部，3 日以應揮毫之<br/>需臺灣書畫會特於烏松樓為<br/>其舉行送別會，席上<br/>並有揮毫活動 (10.15【漢 6】、<br/>10.26【7】、11.3【7】、10.26<br/>【7】、11.3【7】、11.4【漢 4】、<br/>11.5【7】、11.6【漢 6】)<br/>回日本 (11.6【2】、11.6【漢<br/>6】)<br/>無絃琴 (11.8【2】)<br/>詞林 (11.25【1】)</p> |
| <p>1913 (大正 2)</p>            | <p>51</p> | <p>4 月 12、13 日 主辦大正癸丑蘭亭會於京都府<br/>立圖書館<br/>主辦金曜會，每週一回與同好研究書學<br/>12 月 4 日 主辦和漢法書展覽會於京都府立圖<br/>書館</p> | <p>書潘孺初臨鄭文公碑本後 館<br/>森鴻 (1.1【漢 61】)</p>  |
| <p>1914 (大正 3)</p>            | <p>52</p> | <p>2 月《和漢法書展覽會記念帖》油谷博文堂<br/>10 月&lt;荒神橋銘&gt;〈京都・鴨川荒神〉</p>   | <p>無絃琴・赴京都展出 (6.6【2】)</p>  |
| <p>1915 (大正 4)</p>            | <p>53</p> | <p>弔念楊守敬於府立圖書館舉辦追思會並舉辦楊<br/>守敬遺墨展，並發表紀念演講</p>   |  |
| <p>1916 (大正 5)</p>            | <p>54</p> | <p>三男出生，次男歿<br/>5 月&lt;中村確堂先生之碑&gt;〈滋賀縣水口町・<br/>大岡寺〉</p>  |  |
| <p>1917 (大正 6)</p>            | <p>55</p> | <p>5 月《習字楷梯》再版 山本登與</p>   |  |



|                     |    |  |  |
|---------------------|----|--|--|
| 1918 (大正 7)         | 56 | 《大唐三藏聖教序》山本豐   |  |
| 1919 (大正 8)         | 57 | 6 月 日下部鳴鶴書《禹域遊草》山本豐  |  |
| 1920 (大正 9)         | 58 | 5 月〈興産紀功之碑〉〈京都・西京區桂〉<br>1 月《高歸彦造像》清月堂  |  |
| 1921 (大正 10)        | 59 | 第 6 次遊學於中國大陸<br>8 月〈北桑田郡置獎學資金記碑〉〈京都府京北町周山〉   |  |
| 1922 (大正 11)        | 60 | 4 月 16 日 主辦日下部鳴鶴追悼會舉行遺墨展<br>〈於京都南寺天授〉  |  |
| 1923 (大正 12)        | 61 | 1 月《化度寺塔銘節臨》清月堂<br>2 月〈工學博士田邊朔郎君紀功碑〉<br>〈京都・東山インクライン〉<br>9 月〈山本家之墓誌銘〉〈京都・東山高臺寺〉<br>〈苔寺西芳寺庭園石標〉〈京都・西京區〉<br>6 月〈京都大學記念樟樹之碑〉〈京都大學〉  |  |
| 1924 (大正 13)        | 62 | 1 月 昭和天皇御婚之時，賀表及賀牋奉給天皇<br>作為紀念物<br>9 月 〈D.Wagener 胸像銘〉〈京都・岡崎公園〉<br>〈名勝天の橋立・標石〉〈京都府宮津市〉<br>〈史蹟天皇の杜標石〉〈京都・西京區御陵町〉<br>〈史蹟神明山古墳・標石〉〈京都府竹野郡丹後町〉<br>〈史蹟銚子山古墳〉〈京都府竹野郡網野町〉<br>〈天然紀念物稗田野村堇青石假晶・標石〉〈京都府龜岡・稗田野町〉<br>〈名勝大沢池附名古曾瀧趾・標石〉〈京都・右京區嵯峨「大覺寺」〉<br>〈史蹟頼山陽書齋山紫水明處・標石〉〈京都・河原町丸田町〉<br>〈史蹟伊藤仁齋宅古義堂趾並書庫・標石〉〈京都・堀川通〉<br>〈史蹟荷田東滿舊宅・標石〉〈京都・伏見區稻荷神社〉<br>〈史蹟及名勝天龍寺庭園・標石〉〈京都・右京區嵯峨〉<br>〈史蹟及名勝大仙院書院庭園・標石〉〈京都・大德寺〉 |  |
| 1925 (大正 14)        | 63 | 遷居河原町今出川附近的中金石藥師<br>5 月〈奥石神社・社標〉〈滋賀縣八日市老蘇〉<br>9 月 〈今村有燐先生墓道之碑〉<br>〈東京・巢鴨・染井墓地〉<br>11 月〈豐國神社・社標〉〈京都博物館〉   |  |
| 1926 (大正 15<br>昭和元) | 64 | 1 月〈北向不動尊・標石〉<br>〈京都・竹田街道南宮道西入〉  |  |

|              |    |  |                          |
|--------------|----|--|--------------------------|
| 1927 (昭和 2)  | 65 | 3 月《昭和元年勅語》清月堂   | 鶴嶺書會 書道展覽會 (6.6【2】)      |
| 1928 (昭和 3)  | 66 | 10 月〈京都植物園設立記念碑〉〈京都植物園〉<br>10 月〈佐野季雄墓誌銘〉<br>11 月《金曜會墨林》發行〈至昭和 5 年 5 月・第 10 號〉  |                          |
| 1929 (昭和 4)  | 67 | 其次女淑子歿<br>《心經》清月堂<br>2 月〈菅沼豐次郎氏記念碑〉〈九州〉<br>〈史蹟函石濱遺物包含地・標石〉<br>〈京都府熊野郡久美濱町箱石〉<br>〈長尾天滿宮・社標〉〈京都・三寶院〉                                       |                          |
| 1930 (昭和 5)  | 68 | 4 月上旬至 5 月上旬 第 7 次中國大陸遊學<br>〈與辻本史邑、大橋泰山等同行〉，購得碑法帖百餘件《昭和五年五月渡支將來金石法帖展觀目錄》月曜會<br>12 月〈森淑子墓誌銘〉  | 第七回書道展 於臺北博物館 (10.17【2】) |
| 1931 (昭和 6)  | 69 | 6 月《竟山學古》雄山閣<br>8 月《習字楷梯》訂正三版  |                          |
| 1932 (昭和 7)  | 70 | 6 月《竟山先生臨本千金帖》清月堂<br>11 月 臨《雲峰山觀海詩》大阪臨池會<br>4 月〈下間家墓誌銘〉〈京都・東山高臺寺〉<br>11 月 主辦古稀紀念酒會於洛東「樹之枝」<br>《宋拓晉唐小楷》古稀自壽獻呈本                            |                          |
| 1933 (昭和 8)  | 71 | 3 月 下鴨市塵化〈記念〉之二大字碑<br>〈京都・下鴨葵兒童公園〉<br>4 月〈大谷本廟〉標石〈京都・東山通五條坂西大谷〉<br>5 月〈井上堰水仙生記恩碑陰記〉〈京都府船井郡園部町・園部城趾〉<br>7 月 《蘭亭》小字本 清月堂                   |                          |
| 1934 (昭和 9)  | 72 | 1 月《蘭亭二種》臨定武本、張金界 清月堂<br>1 月 24 日病逝於旅途中的傳染病所感染的肺炎<br>2 月《先子歐臨稿》山本吉之助發行<br>3 月《習字楷梯》第十版<br>《故山本竟山先生遺愛品及某家入札》二日會<br>《故山本竟山先生御藏書賣立目錄》林新兵衛商店 |                          |
| 1938 (昭和 13) |    | 5 月《書範》長井商山<br>10 月《米海岳巨然海野圖》清月堂   |                          |
| 1939 (昭和 14) |    | 11 月《竟山先生臨古帖》山本吉之助   |                          |

|             |  |  |  |
|-------------|--|--|--|
| 1957(昭和 32) |  | 11 月 20 日二十五回忌法事遺墨展〈於京都北野金泉寺〉  |  |
| 1965(昭和 40) |  | 12 月 5 日三十三回忌法事追悼會・遺墨展・紀念展<br>〈於京都高臺寺〉   |  |
| 1975(昭和 50) |  | 《第十版訂補習字階梯》雲峯會・木村陽山  |  |
| 1983(昭和 58) |  | 1 月 23 日五十回忌法事〈於京都正覺寺〉<br>3 月 26-27 日五十回忌追悼會・遺墨展・紀念展<br>〈於京都白沙村莊〉<br>3 月《竟山先生 五十回忌追悼記念図録・作品集》<br>泰山書道院             |  |
| 1987〈昭和 62〉 |  | 10 月《臨學名品大系・10 山本竟山 祀三公山碑》<br>西東書房   |  |
| 2006(平成 18) |  | 6 月〈「昭和書豪」山本竟山—日本治臺時期旅臺書家研究〉香取潤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br>11 月〈山本竟山在臺灣的碑刻書法〉《2006 書畫藝術學刊》香取潤哉，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書畫藝術學刊 |  |

## 參考書目

- 井上誠美〈山本竟山先生略歷〉《竟山學古》，雄山閣出版，1931 年 6 月。
- 渡邊龍山《竟山先生書金石拓本集》，玄妙書道會，1977 年 11 月。
- 大橋泰山〈山本竟山 年譜〉《山本竟山先生 五十回忌追悼 記念展図録 作品集》，泰山書道院、1983 年 3 月。
- 顏娟英《臺灣近代美術大事年表》，雄獅美術，1998 年 10 月。
- 葉心潭《日治時期臺灣小學書法教育》，蕙風堂，1999 年 9 月。
- 《臺灣日日新報》

